

## 技术画像的宇宙

◎马铭涵

弗卢塞尔在《摄影哲学的思考》一书中叙述的影像宇宙，是一种用照片围成的“魔法圈”。我想象这个“魔法圈”像是一团不断运动、不断变化颜色的由马赛克组成的云状物质，在这样的影像宇宙当中，照片被当作一件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接受下来，人人都能生产，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对待它们。但事实上我们被照片操纵了，被它程序化了，在仪式化的举动中，充当了装置的反馈机制。在弗卢塞尔的叙述中，浑然不觉生活在“多余的影像”洪流当中的我们，是麻木的，是放弃思考的，甚至可以说是被一种装置潜移默化地精神控制的。

这种叙述确实给人一种很窒息、很恐怖的感觉，但同时也对弗卢塞尔的担忧感到一些怀疑。一方面，他所形容的这个影像宇宙是真实的，人们早就对照片习以为常，对身边持续不断的变化习以为常，对如今影像宇宙五彩缤纷的色彩习以为常，似乎已经处于被程序化的状态当中；另一方面，弗卢塞尔对装置程序化的担忧是否有些过激呢？诚然，保持警惕性是对的，但是这种对被程序化的担忧有点像在担心人类是否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或者说，麻木于影像宇宙的我们，真的会变成没有手脚的缸中之脑吗？

在一种简单的设想当中，整个物质世界是无限的，在这个无限的世界中，随机发生着各种事件，每一个事件都可以被无数影像记录和说明。这些影像本身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尽管没有被装置制作成照片，但是影像的无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每一个影像的可能性都包含一段信息，信息之间可能重合，但每两个可能性所包含的信息都不完全相同。影像的宇宙就是那些被装置捕捉到的影像的集合，是可以视觉识别的部分，看起来就像黑暗电视屏幕中闪现的雪花。针对某一事件，如果影像的可能性被足够全面地捕捉，那么影像的宇宙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就会足够清晰，就

能够无限趋近于还原这个事件。就像一个多边形平面的边数无限增加，它就无限趋近于圆，这可能是某种对影像宇宙的乐观态度。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影像的可能性很难做到被足够全面地捕捉，我们对一个事件的描述永远都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而这头象在我们的解读下则会变成橡皮管子、簸箕、一堵墙和一条蛇的神秘组合；其次，即使穷尽影像的可能性，事件真的会被还原吗？即使穷尽影像的可能性，也不过是对应着物质世界，在影像的宇宙中复制了一个同样的事件本身，而这种影像拼成的事件的复制品本身并不具有意义，但由于它穷尽了所有可能性，即使被完全复制，也无从解读。就像弗卢塞尔对程序的定义，那是一种全自动的、基于偶然性的组合游戏，就像掷骰子。但是显然，即使所有可能的从1到6的组合方式都被实现，这种全面的穷举行为也不能构成意义，并传达出信息。

显然，在前面提到的乐观设想当中，影像中包含的不同信息之间的区别类似于拍一组静物的不同角度，如果真是如此，捞起信息洪流中所有碎片也不过是捞起一些“多余的照片”，而我们希望做到的显然不是这样简单。不是按照已经规定的方式来生产具有象征性的平面，不是在摄影装置的程序规定当中做一个兢兢业业的机器零件，而是从这一套程序当中脱离开来，再次控制装置，找回人类对装置的控制权。是的，在影像宇宙当中人人能够手握相机，在摄影行为之下产生的影像大部分是没有意义的，这里的没有意义是指在推动影像发展角度方面没有意义。而真正的摄影者则要努力制作有意义的影像。在此，弗卢塞尔提出了我们要前进的方向——用富含信息的影像来对抗多余的影像的洪流。

影像的宇宙是颗粒状的，它具有量子化的特征，而装置的世界里，那些看起来自由滑动的功能，实际上也是以这种颗粒状的结构为基础，所有“波浪状的”（功

能）都是由颗粒组成的。而波浪状的功能是由颗粒纵向组织而成，那么如果将颗粒横向拉长呢？也就是说，照片是一个固定时刻的投射，其中没有线性时间而是自己内部的循环，如果将照片的时间点在时间轴上横向延伸，将原本不具有时间长度的颗粒像沙包一样向前扔出去，为照片再次拥有时间性，将重新拉长的时间的一瞬截取下来，那么我们获得的会是更为细碎的颗粒吗？这样的摄影行为具有意义吗？存在于装置所规定的程序当中吗？

在看照片的时候，被认为（错觉）是在观察现实世界，但实际上是进行一种解码行为。如果沉浸在这种解码行为中，不就是自愿进入程序化当中，也就是依照程序试图理解信息吗？那么被程序化也就是必然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依照某一种逻辑进行，而在这之后，即使拍摄行为尽量避免程序化，但随着解码的进行，拍摄行为还是被并入程序化的范围当中，然后装置的程序变得更加复杂，所谓的黑盒子（我们害怕的、无法控制的部分）也变得更加庞大，更加难以愚弄。

应该说，摄影哲学中所期望的人类挣脱影像宇宙、奔向自由的突破口仍然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充满实验精神的摄影者还努力在一般意义上的装置的语境下回答自由的问题，但最终会踏出那一步的。如果影像宇宙可以依照僵化的程序穷举所有影像的可能性，那么依照人类大脑的程序，通过不断地思考、批判，以及持续的实践，也一定可以找到往前走的那一步，那呈现出来的新的领域也许是我们还没办法想象的光景。我很期待它的到来。▣▣▣▣

作者单位：造形构造研究科映像写真院修士  
一年 C3220019